

●郭熙

在我国，教学改革口号喊了几十年。其间虽然名称几经变化，但实际收效如何，人们心中是有数的。目前的改革浪潮又一次把教学改革问题推到了浪尖上。不过，这一次显然不同于以往：它不再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些人从主观愿望出发而发动人们进行的运动，而是顺应社会历史潮流的一次大变革。它正从根本上冲击着我们的传统教学体制和课程设置。就高校中文系而言，首当其冲的是现代汉语课。请看对几所高校进行调查的结果：

——学生中不愿学现代汉语课的占被调查人数的70.5%；

——现代汉语教师中对现代汉语课感到厌倦的占78.1%；

——优秀教学质量奖基本上没有现代汉语教师的份；

——学校重点建设课没有一个现代汉语教师愿意承担。

有人做出并非无根据的预言：如果现代汉语不是必修课，现代汉语教师将会失去饭碗！

我们认为，现代汉语教学之所以受到冲击，除了人所共知的社会因素（这是语言教师所无能为力的）以外，很大程度上与课程设置的**目的性**以及与之相关的**教学内容安排**有关。

先说课程设置的**目的性**。打开各种各样的现代汉语教材和有关这门课的其他一些材料，

我们会发现一种虽然叙述不完全相同但内容基本一致的看法，即现代汉语课是要让学生了解这门课的系统知识，提高语言运用的能力。这一指导思想带来的结果是，学习者的眼光都紧紧盯住了后者，他们和我们的教学工作者们也不约而同地、不无理想化地等待着奇迹发生，即期待着这剂用来提高运用语言的能力的灵丹妙药在服药者身上很快地产生功效。起初，这些服药者或许是虔诚的，他们或许确是捧着一颗怀有热切的希望的心来的，然而，最终，他们的大多数又都不能不怀着莫名的失望离开曾经充满信心的我们。

然而，我们过去并没有认识到达这一点。主宰我们思想的是一种目光短浅的功利主义思想。我们把一门有关现代汉语学问的课程上成了现代汉语的实际操练课。我们讲汉语的语音知识，是为了教他们说普通话；我们讲汉语的词汇知识，是为了让他们不用错词；我们讲汉语的语法知识，是为了帮他们改病句。就这样，一切为了“实用”，一切从“实用”出发；就这样，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们，少则三十人，多则上百人，坐在一个教室，打开同一本教材，跟着同一个教师，异口同声地念aoe，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能说出流利的普通话，虽然宝贵的时间已从他们的身边悄悄地溜走。也就在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声诵读aoe的时候，也就在他们不断地纠正“缺主语”的错误的时候，那些该他们掌握的东西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远离了他们。我们的调查表明，不少将获文学学士学位的大学生居然弄不清楚传统诗律中的平仄，也有不少人竟不知语法规范为何物。另一方面，他们的普通话水平是否有提高，纠正语法错误的自觉性是否提高了呢？答案是否定的。道理很简单，目前的现代汉语课是个“拼盘”，蜻蜓点水，面面俱到，想什么都管，实际上什么也都没管好——一位普通高校中文大学生在调查表上写道：

日前现代汉语课没有多大用处。教材上至少有三分之一，不，有三分之二的**内容跟中学重复**。我们感到索然无味，难道大学现代汉语课就是炒中学的冷饭再加点香料吗？

另一位写道：总是讲改错。语法根本管不了这么多，我从来没有用语法知识改错，所以学不学我觉得无所谓。

而在某业余大学的调查表中，我却看到了这样的答卷：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们所使用的语言这么复杂又这么简单，我也没有想到过我们的语言是这么有意思。学了现代汉语，我开了眼界，认识了很多事物。

还有一份答卷说：

我是搞文字工作的，和文字打了多年交道。现代汉语的学习使我弄清了一些困惑多年的问题。我是抱着学以致用的目的来的，我的目的达到了。

当然，不同的人答卷上的观点不尽相同，但不同的学习者的主要倾向可以在下面的统计数字上表现出来：普通高校中文本科生认为学现代汉语有收效者占29.5%；业大生中认为有收效的则占79%。

这一迥异的数字表明，不同的学习者在现代汉语的学习上要求是不同的。这与学生的起点、经历及目标都有关系。例如，现在的大学生在中学大都经过一些专门训练，他们有一定的语言知识基础，而另一些大学(像职业大学、业余大学，广播电视大学，夜大学)的学生则不一定有此基础。而这一点我们过去恰恰也忽视了。看一看书店中的现代汉语教科书吧。种类可谓齐全：电大的，自学辅导的，A高校的，B高校的，除了例句或编排稍有变动外，可谓千人一面。我们这个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的民族，我们这个曾拥有伟大的教育家的孔子的民族，居然连因材施教这一最起码的常识都忘掉了。这不能不是我们教育史上的一个悲剧。

由于我们教学指导思想上的失误，也由于我们对教学对象不加区分(这二者往往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在某一教学对象的教学内容方面出现了与中学大量重复的现象，而在学科内部也有不少重复现象。如文字部分的“六书”，词汇部分的词义的变化等等，都跟其他一些课程有重复。如果说现代汉语课中“六书”、“词义的变化”等与古代汉语课的重复还有角度上的差异的话，现代汉语课跟现行的“语言学概论”则差不多如出一辙，因为目前的“语言学概论”中有关其他语言的材料并不太多，不少还都是结合汉语谈的。由于“语言学概论”通常开在前，现代汉语课进度较慢，自然就得跟在后面炒一些冷饭了。这样，前前后后的侵吞，使得现代汉语课的领地所剩无几，只不过还未到荡然无存的地步。

现在的问题是，现代汉语一方面是中文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另一方面它好象又没有什么实际内容，这就形成了一对矛盾。砍?砍不得；保?怎么保?我们现在可谓有些进退维谷了。

我们的新的出路在哪里?答案是，从实际出发。它表现在两个方面：(1)从我们面对的实际教学对象出发；(2)从汉语本身的实际情况出发。而这更有赖于我们观念的更新。

这里，我谈一下自己这几年进行调查分析以及在同教学对象接触的实践中形成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的核心是，根据不同的教学对象，确定不同的教学目的，划分不同的教学层次，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教学大纲，编出与之相适应的教学用书。

所谓不同的教学对象，是说学习现代汉语的人并非起点、动机等都相同。例如从来源上看，目前学习现代汉语的人就有说母语者、非说母语者，方言区的、官话区的等；从教学层次上看，有综合大学的，有师范院校的，有电大的，也有业大的等；从学科上看，有文科的，也有理科的；就文科内部来说，又有语言文学专业的和非语言文学专业的等等。我们制定教学大纲必须考虑到这些。比如说——

首先要把母语学习者和非母语学习者区分开。非母语学习者是在培养使用另一种语言的能力，他们学习规则是为了运用，因此，讲规则时，线条宜细不宜粗，例如讲“把”字句，规则讲得越细越好，因为他们学习是为了造出合格的句子。事实上，目前一些语言学工作者已经这样做了。反之，对于母语学习者来说(除非是搞语言研究的，线条则宜粗不宜细，因为他们只是为了认识汉语的基本结构，否则，一个“把”字句就把他弄得晕头转向了。

其次，在母语学习者中要把不同学科的学习者区分开。例如搞自然科学的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就有不同特点。现在已有人注意到了科技语言的特殊性，编出了与之相适应的教材。

同是文科，各自也有特点。例如学法律专业跟中文专业的就应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律专业语言已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变体，各种积极修辞手段在法律文体中是很少见到的。第三，同是中文系，不同的学校也应该区分开来，例如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应该区分开。师范院校中文系的培养目标比较明确，学生不仅需要自己掌握好语言知识，还应能指导学生学好语言知识，他们在普通话方面的要求也应比一般大学高得多。目前师范院校语言课教学有解释中学教材的迹象，这不利于培养他们走上岗位以后独立工作的应变能力。

第四，即便在同一学校的中文系内部，语言专业和文学专业也应该有所区分。目前我国汉语言文学专业分为语言和文学两个专业的学校不多，因此可采用低年级合、高年级分的方法，即太专门化(如音韵、训练等)的内容放在高年级讲。

上面说的是分。那么，在分开以后，讲什么呢?各系科专业可根据自己的专业特点和学生需要去确定教学大纲。就总体上说，各专业都应突出自己的特点，但是，不管哪一个专业，大家都是在讲汉语，他们所讲的只是不同语言的变体，而不是一种边缘的学科。因此，各门还都以汉语规律为基本出发点，结合本专业运用语言的实际，适当安排教学内容。

下面想就综合性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中语言课程的设置谈一点想法。

话还得从汉语本身讲起。一般地说，一种语言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现代英语和古代英语、现代俄语和古代俄语，就有着很大的差异；同样，汉语古今也有很大的差异，不过古今汉语间的差异要比古今英语、古今俄语间的差异要小得多，以至于今天我们还不断地用一些古语词或古句式。我们习惯上试图对这些方面加以区分，但事实上我们很难划出一条界限。这条界限的难划显然基于这样的事实：汉语在发展中的渐变性十分突出。就拿人们通常以为变化得最快的词汇来说，有许多我们根本无法断定它属于哪一方面。长期以来，每当我们讲到现代汉语词汇的组成时，不得不加上古语词这一部分。我们在语法部分讲传统句式时，也往往说不清楚有些到底是现代汉语句式还是古代汉语句式。此外，如前所说，我们讲汉字离不开“六书”，讲诗韵离不开古“四声”，讲词义离不开词义的演变，而语法部分我们知道汉语从古到今基本组合关系是一致的。现在有不少人在谈汉语的特点，我想，汉语各阶段的继承性恐怕不失为一个吧。我们承认了汉语的继承性，我们也肯定了现代汉语课是关于现代汉语的一门学问，那么我们能否把它作为关于汉语知识的一门课程来开呢？基于这种考虑，我们认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现代汉语课的恰当的名称应为汉语学，它可以以共时的汉语语言系统的介绍为主要内容，同时也要介绍它的形成和发展。汉语学具体应分为汉语语音学、汉语词汇学、汉语语法学和汉语语用学(修辞学)四个分支。由于汉字与汉语有着特有的密切关系，所以还应含汉字学一支。

汉语语音学介绍语音的基础知识，北京语音系统，汉磨语音的演变、语音的人工处理及运用等内容，力求把语音研究中的最新成果引进来。原先的普通话操练内容另行安排。

汉语词汇学着重介绍汉语的词汇系统，词汇的发展等，尤其应借助语义学的研究成果来认识它。原来词汇部分词典编排可放在高年级开词典学，词典的使用放在工具书用法课。

汉语语法学应从新的高度认识汉语的结构规律，认识古今汉语语法的差异，介绍汉语语法研究中的新动态，新流派，以及自然语言的机器处理等。原来的语法改错练习删掉。

汉语语用学(或修辞学)主要介绍语言运用中如何提高效果的一些规律。除原修辞学的内容外，应引入新兴的语用学研究成果。原词汇，语法中的改错部分可视需要加以安排。

汉字学介绍汉字的系统，汉字的发展，汉字的现状，汉字的信息处理。汉字与汉语的关系等。

不难发现，这样做不仅有助于学生认识汉语的过去和现状，也有助于学生去思考汉语的未来，它不仅有利于增加学生关于汉语的知识；也有利于培养他们认识周围的世界的能力。

这样做还有一个可能鲜为人觉察的好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言语学界出现了令人奇怪的现象，搞现代汉语的人远离古代汉语，而搞古代汉语的人又不过问现代汉语。这种现象不利于汉语语言学的发展。如果按照我们新的教学设想，双方就必须进行沟通。这样，汉语学的设立不仅反映了汉语的实际，也有利于汉语语言学的发展。

(此文原载《语言学通讯》1989年第3-4期)

[\[下一则\]](#) / [\[上一则\]](#)

[返回主页](#)